



在线投稿: <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 84683100 刊头题字: 殷旭明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杨汝栩，老文教的人并不陌生。他出身杨家巷的名门望族，是杨八房中杨四房遵时之子，亦是汪曾祺生母的嫡亲内侄。他的人生轨迹简言之：上中专，参军参干，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上学一年后被打成右派，1960年又摘掉“帽子”，次年下放到安徽蒙城劳动，后在蒙城师范、一中教书。1983年调回邮中工作，十年后退休，又一个十年后，81岁的他走了，走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我无意写他这本人人生大书，只想从他的交友角度说说他的为人。什么是朋友？杨汝栩有他自己的诠释：“说得来的是朋友……世界很大，但是真正说得来的好像并不多……我自信我有许多历久不衰的好朋友。”他的朋友众多，上至市里领导，下至斋夫（工友）学生，旁及声气相投的吾侪之辈，他视亲戚也为好朋友。他病危之际，曾叮嘱他夫人陈素萍：“你把文章交给丁明刻成光盘后，交给我的朋友朱延庆、陈其昌等人，请他们帮助编成一本书，编好问世，我就心满意足了。”他的这个遗愿实现了，朱延庆看了文、写了序，我和任俊梅编好了书。

坦然直率待官员。杨汝栩年轻时自称胸无芥蒂、口无遮拦，或自豪得意，或好为人师。他教历史，精俄文，懂英文。回到高邮后，对文史方面以至店招牌的用字，都有直言。汪老子女为其父出版了《汪曾祺书画集》，大概印了两三千册，给了家乡800册。杨汝栩得知后，专门致函时任市委宣传部长刘金鑫，直言不讳，大意是，至于赠送分配方法，按官员、公关需要、友情亲疏分配，他也不会感到过分惊讶。他又言及侄儿杨鼎川是研究汪曾祺的学者，对此画册爱不释手，“似乎比起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官员们更应当得到一本”。是因为“杨鼎川身为佛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其官位比县里的局长、乡镇党委书记大吧。”“至于我嘛，虽是鼎川叔父，但不是官员，那就另当别论了。”“多年蒙你不弃，对我以朋友相待”，故写信时“没有战战兢兢斟酌字句，倘有冒犯之处，尚希海涵”。我以为杨先生言之有理，其时，连县委主要负责人都不知汪曾祺是高邮人，临政莅事者的政绩不会从汪老身上体现。再说，刘部长与杨先生是多日老交，日后自然会送上一册。刘部长还主持了汪曾祺半身像

女儿刚开始提出要养猫的时候，我是坚决反对的，奈何拗不过她的坚持和眼泪，也只好默许了。我不同意养猫是有原因的。过去在农村老家养猫完全是放养，猫可以自由进出家里家外，活动空间大，更重要的是当时养猫是为了捉老鼠，除害的；现在呢？住套房，空间小，家里干净，也没有老鼠，有必要养猫吗？在封闭的套房里，猫要拉屎拉尿怎么办？过去养猫，只要到吃饭时间盛些剩粥剩饭剩菜放猫食盆里即可，不要人劳神；据说现在养的猫不能吃剩饭剩菜，要买专门的猫食，还要定期洗澡、注射疫苗等等，不但给人增加了很多事情，还会增加不小的经济负担。况且人是有感情的，养动物一旦时间长了，如果不需要了，那是难以处理的：扔了舍不得，即使是老死了，也会让人伤心很长时间的。我家从前养过一只浑身乌黑的猫，它很温驯，逮老鼠特别厉害，全家人都喜欢它。有一天，有个中年人找到我家，跟我母亲商量能不能把猫转让给他，并愿意出钱购买。这个人告诉母亲说自己患病了，江湖医生要他吃几只纯黑色毛的猫即可治愈，母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几年后的一天，黑猫踉踉跄跄地从外面跑回家中，在地上不停地翻滚、挣扎，口吐白沫，它中毒了。我和妈妈随即给它灌水灌药，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它的生命。爸爸在屋后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了。看着死去的黑猫，全家人心里都很难过，母亲甚至流下了眼泪。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从心理上不想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一天的晚上，针对我的这些疑问和写在脸上的不愿意，女儿一一给予解释，她说已经在同事家里看过，猫是固定地方拉屎拉尿的，不会乱拉；她也打听过，每月的费用在40元左右，可以承受。说着说着，她竟然声泪俱下：我从上大学开始离家，一个人在外8年了，现在下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的，有多寂寞你们是不知道的，在外面受了委屈也是自己默默承受，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我是见不得别人眼泪的人，何况是自己的女儿这么伤心的样子，哪里受得了？此时我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换位思考，女儿一个人在外也确实不容易。我沉

杨汝栩交友

□ 陈其昌

此事。

平等相待对工友。杨汝栩出身大家，童年时代穿着讲究，连看城门的“二黄”对他也不敢怠慢。他从小就平等待人，上景家桥小学时，斋夫（工友）陈淦泉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学校唯一的校工，打铃、扫地、修冬青、跑腿，给教师打洗脸水，为校长买早茶，学校并不发他工资，准他在校内做小生意，弄些红枣汤、薄荷糖、凉粉、荸荠等吃食卖给同学，觅些蝇头小利维持生计。他老婆是个白白净净的女人，对人和气，对待学生就跟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多么平等，多么和谐。如果杨先生是个纨绔子弟，对工友能有这样的好感吗？

以诚待人处朋友。当年，我在县委统战部任助理秘书，因落实统战工作政策，多次走访杨汝栩的家。他家院子不小，朝南三间或四间。其时，木香花刚栽不到两年，藤蔓已经爬上南墙，冒出嫩绿的细芽。我们根据政策规定落实了杨家房产，又从杨氏家族的兴衰谈到县里的沧桑。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说，老陈啊，我们把该写的文章要写出来，总不能带到棺材里去。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注汪研会成立以后干什么。有时点击“汪研”，指明方向，切勿搭花架子，使“汪研”成为空壳子。现摘录要点如后。他说汪曾祺文学馆充其量只是个图片展览室。“必须坐下来做些研究工作。不能像前几年炒秦少游一样，十几年过去了，什么成果也拿不出来。”“搞这个‘馆刊’是个好事，但是不能像褚元仿所说的‘虎头蛇尾’。”这些批评是对的，但我也坦诚地对他说，每期寄给文化名人、高校图书馆就有四五百份，而杨汝论及其子鼎川那里也都寄了“馆刊”，杨鼎川的稿子还连载哩。他也爽快地说，错怪你啦！

他去世后，我们为他编的书，名为《杨汝栩文集》，几乎囊括了他发表和供家人内部传阅的文章。他的作品文笔自如、语言朴素，其知识性、存史性、地域性丝毫不亚于当代守望家乡的作家，与他的为人一道，像杨家院子里白色的木香花，繁花点缀，光照人间。

养猫

□ 薛勇

默了，原来跟我站在同一立场的妻子也沉默了。就这样，我们默认了女儿养猫的要求。一个月之后女儿从同事的家里抱回了一只3个月大的英短蓝猫。

春节长假，女儿把猫带回了家，这是一只灰黑色的英短蓝猫。女儿把猫放开之后，由于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它一整天都躲在沙发背后不敢出来。第二天，它试探性地从沙发背后钻出来，远远地、警惕地看着我们，只要我和妻子动一下身子，它就迅速地躲到沙发背后。正月初六，女儿回南京上班了，猫也适应了我们的新环境，它的“饮食起居”都由我和妻子负责了。我跟妻子开玩笑地说，我们又多了个孩子，又开始端屎尿尿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我们越来越亲近了。我每天上班开门的时候，它会从别的地方冲到面前来，坐在离我一米远左右的地上，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流露出失望的眼神，让我不忍心离开，很像女儿小时候哭着闹着不准我上班时的情景，只是它没有哭闹。每次下班回家，打开家门的时候，它一定是坐在门前很近的地方看着我，好像有终于把我等回来了的感觉；我进屋之后，它会“喵喵”叫上几声，在我面前躺在地上不停翻滚，显出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然后便紧紧围绕在我的脚前脚后，在我的小腿上摩来擦去；我做饭的时候，它也是在前脚后转悠，转悠累了就伏在脚边不远的地上，甚是可可爱爱；我们吃完午饭，坐在阳台上享受早春温暖的阳光，它会毫不犹豫地跳到我或者妻子的腿上，眯着眼睛，发出咕咕的声音与我们一同享受；晚上，我们坐在床上看电视，它会蜷缩在床边的藤椅上休息。一次，我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电视，它就眯着眼睛趴在藤椅上，10点多的时候，它猛然腾起身子，两耳竖起，敏捷而快速地冲向客厅，正当我不明白什么原因的时候，听见了妻子开门的声音。后来我注意观察了，每次妻子回来它都是这样子，我把这个发现讲给妻子听，妻子都被感动了。

现在，每到下班时间我就赶紧往家跑，因为心里惦记着猫。它俨然已成了我们家的一员。

的雕塑工作，事成，汪老子女认可。杨先生又有微词：“这位老兄像是没有喝过酒的神态萎靡。”又是他说了对，日后有汪迷来访，亦撰文言及

居良从小家境贫寒，初中未毕业便进城打工，为家庭分担一些经济上的压力。他头脑灵活，又肯吃苦，从小伙计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做到一家大酒店的老板，算是一个成功人士。

年近半百的居良由于长期忙于经营，劳累过度，一段时间以来，每次喝点酒以后总觉得肠道不太舒服，但推不掉的酒还是照喝。这两天实在坚持不住了，在妻子的催促下去了县医院，医生未等居良说完病情，已开好做肠镜的单子。

居良对做肠镜检查有点害怕，他曾听一位同事说过，做肠镜很难受，管子在肠子里翻江倒海，生不如死。妻子见状，就跟医生讲：“能不能请一位外地专家来做？”医生说：“请外地专家做，费用高啦。”妻子说：“钱不是问题！”两天后，县医院请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专家给居良做检查。

一般做肠镜检查大约一刻钟就差不多了，可居良进去30分钟了还没有出来。妻子和女儿在外面焦急等待的心情一点不比居良好受。她们想象，此时装有内窥镜的管子在居良的肠子里来回抽动，他肯定非常难受和恶心。但又想，难熬归难熬，还是应该感谢老专家：到底是多花钱的效果，不然哪能这么认真细致、反复检查？

肠镜报告出来后的结论是：弥漫性肠炎。肠内有三个突出息肉，大的直径1.1厘米，小的直径0.6厘米，表面毛糙，疑为恶性。建议：进一步待查。

居良懵了：“息肉”不就是“瘤子”，“瘤子”不就是“癌症”吗？他越想越怕：这下完了！

妻子看了检查报告后立马嚎啕大哭起来。女儿急了六神无主，连说：“怎么会得这病？怎么会得这病呢？”她正准备出国硕博连读，需要一大笔钱，爸得了这种病，万一倒下，

我时常怀念学生时代的加餐。说是加餐，现在想来其实就是从少得可怜的猪肉里榨取一点油腻将肠胃滋润一下而已，要不，我们消化旺盛的胃不见荤腥，只能皮磨皮，自消自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转到一所离家较远的农村初级中学读书，因为这所中学的升学率远近闻名。一群怀揣着“跳农门”梦想的瘦不拉叽的农村娃聚集在这所学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开始了寄宿生活。并不高大的围墙圈出了我们的一方天地，我们成了学习的机器，只要还有一滴油，这台机器就得运转。那时，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美美地睡觉，酣畅淋漓地吃肉。我们最盼望的日子要算星期二和星期五了，因为这两天是学校规定的加餐日，那种心情与现在的追星族盼望见到自己崇拜得稀里哗啦的明星一样。只不过那时的我们渴望的是食物，现在的少男少女们渴望的是精神上的满足罢了。星期二和星期五上午第四节课才上10分钟，校园里就开始弥漫着阵阵肉香。这丝丝缕缕的香气无孔不入，钻进我们的鼻孔，沁入我们的肠胃，一种生理的本能便在我们每个男生一上一下的喉结上显现出来，用闻香生涎来概括应该是很准确的。

我们星期二吃肉圆。圆鼓鼓的肉圆养在酱油汤里，桌长手持大勺开始分肉圆了。我们伸长脖子盯着肉圆，眼睛也睁得与肉圆一般大小。肉圆是手工做的，有大有小，在所难免。班主任很关心分肉圆这件事，担心桌长耍心眼，导致同学之间的口角，于是一方面在晨会课上以此为教材进行集体主义和团结友爱的教育，另一方面隔三差五地来个实地考察，亲自指导分肉圆这项工作。遇到做事公正的桌长，他总有办法把问题处理得妥妥帖帖，他会间周调剂好，也就是这一周你分到小一点的，下一周他首先将大一点的分给你，让你在惊喜之

对门新房装修。装修工老刘抱着一捆塑料管，进门后戴上口罩，蹲身拿起电钻，突然手机响了，他大声说，好的，过几天去帮你设计。随后，一阵砰砰咣咣声，飞扬的泥灰沾在他身上。

女儿买了小公寓之后，问她需不需要装修的电话多了起来。她便找我商量。我听说对门装修的老刘做事地道，便抱着试试看的心里跟他洽谈。

老刘笑着拍拍身上的泥灰，坐在脏兮兮的木盒上，不紧不慢地说：“我这人不会做生意，装修好之后，你认为还可以，最后商量定价格。”

他的回答大出我意料，我说：“这怎么行？”他说：“你住在我装修的对门，不会有事的！”

两个月后，小公寓装修成功。女儿看了新房，简约大方，内饰精美，欣喜之余，便约了老刘，请他吃饭，顺便将账结掉。酒桌上，老刘的脸庞红了，皱起浓眉，眨着眼睛，说出了藏在心中的故事。

老刘原本不是干装修的，他祖辈行医，幼年就学会抓药、针灸，高中毕业后，去镇卫生院当了医

钱不是问题

□ 方爱建

这事不就泡汤了吗？

居良朋友得知情况后，前来慰问并建议他去省城医院再复查一下。

在省城医院，一位戴高度近视眼镜的老专家看了居良的病历，建议再做个肠镜检查一下。老专家道：“本院刚从国外进口了一套先进设备，费用虽然高一些，但清晰度和准确率都比一般常规设备高得多。你是做进口的还是做常规的？”

在一旁的女儿抢先表态：“当然是做进口的，钱不是问题！”

复查报告上是这么写的：“弥漫性肠炎，息肉三个，直径分别是0.9厘米、0.6厘米、0.5厘米。表面光滑，均为良性。建议：少饮酒。”

原来是虚惊一场。

回到家后，女儿说，县城医院请的那位专家，竟是个庸医！不但骗了我们的钱，还让爸爸遭了那么大的罪，更可恨的是给全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伤害。女儿嚷着要去找那个庸医。

居良说：“我看就算了吧，只当是花钱消灾的。”

妻子此刻对居良说：“你妈这几天咳嗽很厉害，头昏站不稳，医生说是肺子出了问题。”

居良说：“明天带妈到省医院去请位专家看一下，大不了多花点钱，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

妻子说：“医生讲了，你妈的病已到晚期，恐怕现在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余，对桌长顿生崇敬之情。分好肉圆之后，油汤也必须分而食之。由于班主任的重视，在我的记忆中，全校为分肉圆发生激烈争执的很少，但赌气不吃，或者为肉圆大小而掉眼泪的却有好几次。我很幸运，初中三年我遇到了三位好桌长。其中一位至今与我还有联系，每次谈起这件事，他总是说，大家都是农村的孩子，都挺可怜的。

吃肉圆也是一门学问，各人有各人的吃法。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三种。第一种人属于尽情享乐型，他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问题，犹如饥饿的猛虎吃一只小鸡，尽情但不能尽兴，吃完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第二种人属于细水长流型，他们会将肉圆用勺子戳成碎末，与米饭、油汤搅和在一起，然后慢慢地、有滋有味地享受，那感觉就像美食家在品尝美食一样。第三种人属于后发制人型，他们会将肉圆藏在碗底，吃完了油汤拌饭后，才开始享受大餐，还一边在尽情享乐型的同学面前晃悠，一边半遮掩着身体提防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类学生真有点深藏不露。可惜我属于第一种，学生时代养成的饮食习惯一直沿袭到现在，我的美食观就是要吃就吃个痛快。

星期五也加餐，不过吃的是肉皮炒韭菜。食堂师傅将上次加餐后留下的肉皮放到开水锅里焯一下，切成条状，再加一点肉丝，与韭菜炒。吃到嘴里那个香，走出学校大门后就一直没有感受过。

工作后的第十年，我回过一次母校，似曾相识的校园给我一种亲切感。中午，当年的语文老师请我在学校小餐厅就餐。走过学生餐厅的时候，学生已经吃完午饭。我发现食堂的师傅正忙着将饭桌上的剩饭剩菜倒入泔水桶，其中有许多只咬了一口的肉圆。我想，搁在三十多年前，别说肉圆，就是肉皮也不会浪费。

怀念加餐

□ 卢有林

装修工老刘

□ 高晓春

生。乡亲们遇头痛脑热找到他，他不会使用高价的头孢、阿奇霉素等抗生素药品，常开廉价的黄芪、菊花、板蓝根等中草药方。那天，院长严厉批评了他：“卫生院自负盈亏，你开这样的药方，奖金比別人少不说，也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于是，他辞职了。

迫于生计，老刘改行学了木工，又自学水电工，风里来雨里去十多年了。繁忙的业务，应该带来不菲的收入，可老刘儿子娶亲时，他还向弟弟借了三万元。

我不解地看着老刘。

老刘眨眨眼苦笑说：“这世界上的事情要看什么人去做。我这人不会做生意，钱看得轻，也就发不了财。快60岁了，倒是身板挺硬朗的，身上什么毛病没有。”他说着挺了挺结实的胸膛，笑意盛满了眼眶。“现在有些装修工不但在价格上做文章，甚至以次充好，而我坚守质量，完工保住工资就行了。人家买房也不容易。”

我对老刘充满了敬意。